

# 毛泽东破例让粟裕迟交“作业”

10

人物传记



张雄文 著  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他的一生，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；他的一生，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。他是个军人，却像儒生，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？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，经常奴役他的身体，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？他叫粟裕。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。

## [上期回顾]

毛泽东从战争实际需要出发，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粟裕负责。毛泽东此举非同一般，也是对论资排辈的又一次无情摒弃。1948年5月，毛泽东在采纳粟裕“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”的办法后，干脆让粟裕做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。

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

长征中，毛泽东虽然高居中共中央的核心，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威，却被兵多将广的红四方面军一把手张国焘，当成不屑一顾的一碟“小菜”，进而几番“逼宫”，要求改组中共中央。

张国焘未能如愿后，索性孤注一掷，另立中央，说“此间用中共中央、中央政府、中央军委、总司令部等名义”，自封“主席”。他还公然把毛泽东正宗的中央降格为“北方局”，说“你们应称北方局、陕北政府和北路军，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”。

多年后，毛泽东对此还刻骨铭心，心有余悸地回忆说，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，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。

毛泽东早年的人生，虽然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，但坎坷挫折不可谓不多，手中的“权柄”也几番易主。因此，当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，毛泽东就给那些拥有兵权的方面军将领们敲起警钟，百战之身的刘伯承竟心里“直打颤”，也便在情理之中了。

据《百年潮》记载：“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，1949年刚解放进城，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。当时他心想，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。可没有想到，毛主席开头就说：‘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，听指挥啊，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。’刘帅说，我听了以后，心里直打颤，他是多么严格啊！”

其实，这远不是毛泽东最早防备麾下方面大员“尾大不掉”之举。

解放战争中，他别出心裁设立的请示报告制度，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之一，这当然也是必须之举。

1948年1月，国共还在相持状态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，但方面大员掌管的远比当年张国焘强大的人马，不能不使毛泽东有所警惕，尽管这些经过延安整风（只有粟裕例外）的大员们还看不出丝毫苗头。

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防患于未然，对全党、对方面大员都是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。“汉初三杰”韩信、彭越、英布天下大定后，很快就声名扫地，身死国灭，不就是刘邦的制度不健全，结果反而害了他们吗？

这年1月7日，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《关于建立报告制度》（即子虞电），以“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”。制度规定，中央局、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；野战军、军区“头头”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。但其实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。

毛泽东有句广为人知的话：“世界上怕就怕‘认真’二字，共产党人最讲认真。”不过，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”，一个人难免有不认真的时候。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其他事情马虎一点好说，这一请示报告制度，绝不能马虎含糊。毛泽东把它当成了必须认真的典型。

林彪因为在朱毛争论、宁都会议这些毛泽东倒霉的时候，都有明确支持他的言行，因此从红军时期起，他就一直是毛泽东倚重的心腹爱将。即便长征中不耐烦跑路，竟然写信要求刚重掌红军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下台，将红军交给彭德怀指挥，毛泽东知道后，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你是个娃娃，你懂什么？”爱怜之情，可见一斑。换上别的将领，大概早就坐冷板凳了。正因为此，林彪有点“恃宠而骄”。中央的《关于建立报告制度》下达六个月后，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，但他一次也没动笔，更不用说报告了。此风不可长，该敲山震虎了！

1948年8月15日，毛泽东以中央

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两千字的长长电报，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性报告，“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”。

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：“今年5月、7月两次催你们，你们不声明理由，近日再催，你们才声明是‘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，事实上只顾自己所分的工作，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全部了解，对做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’，‘缺乏向中央做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’，等等。”

这自然是林彪想蒙混过关的借口，用民间的话说是“骗鬼”。毛泽东当然不会做这样好骗的“鬼”，他直言说：“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。”

邓小平与林彪、罗荣桓一样，也是毛泽东战争年代最信任、倚重的方面大员，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上动作敏捷，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。

毛泽东顺手拈来邓小平这个好榜样，继续责问林彪：“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，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，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，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。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，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？”

刘邓在大别山“叫花子打狗，边打边走”的狼狈处境，当然不是背靠苏联，一面受敌，自己兵力优于国军人马的林彪所能比拟的。想到自己给林彪配备了最强的人马，光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就有四个（彭真、高岗、陈云、李富春），而且都归他这个“小屁孩”似的中央委员统率，毛泽东越说越气，直接说林彪是毫无纪律，心里眼里没有中央：“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，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，而是在这件事上，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

思想。”

在南线的华东野战军，代司令员、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的粟裕，他远没有林彪这么受宠，头上还有个“代”字，个性又天生不事张扬，当然谨慎本分多了。

12月31日这天，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已成瓮中之鳖，战事稍微缓和下来，粟裕便将华野在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思想情况、骨干与干部问题以及作战供应问题写成一份报告，上报给毛泽东，以作为补交的11月份“作业”。报告是毛泽东很宽慰的内容：“淮海战役发起前后至今，部队情绪始终很高。”又过了两个月，进入了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1949年。

如果说学校里能及时上交作业的学生就是优等生的话，那么粟裕“同学”实在“不合格”，期末评选“三好学生”很成问题。他新年1月该交的综合报告又不能如期交完了。因为淮海战场持续紧张，杜聿明二十万人虽然被死死包围，但这一大坨“肥肉”要囫圇吃掉，还是很劳神费力。因此，粟裕在1月10日给毛泽东发出“子恢电”，又请求推迟上报。就在第二天，中原野战军前委书记邓小平，又做了粟裕的榜样，按时向毛泽东发出了中野的综合报告——《（中野）关于淮海战役部队情况报告》。报告说：“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，以不能独歼黄维，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。”

大概有仗在打，总不会动“拥兵自重”“歪心”的，毛泽东不但答应了粟裕，没有叫他向中野的前委书记看齐，相反还和颜悦色、正儿八经在1月12日的回电里称他“同志”：粟裕同志：子恢电悉。同意你推迟做1月份综合报告。

毛泽东的电文虽短，却饱含亲切之情，算是对这位辛劳的淮海战役第一功臣的抚慰吧。

# 我不可思议地遇到了袁喜乐他们

8

悬疑小说



南派三叔 著  
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上世纪60年代，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，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。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《零号片》的绝密电影。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——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！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？带着疑惑和不解，凭着巨大的勇气，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。

## [上期回顾]

我又收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进落水洞”。带着疑问我们都进入了落水洞，在这里，我们发现了日本的“深山”飞机残骸。

我们爬过铁网，随即又发现了一个让人惊讶的情况——水下轰炸机残骸的四周，堆满了我们来时见到的捆着尸体的麻袋，这里数量更加惊人。我们爬过铁网之后，脚已经在麻袋上站住。两个人互相搀扶着，副班长自言自语道：“日本人在这里到底是在做什么？”我无言以对。

那时，我的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疑问，但都无关紧要，直接眼前就黑了，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才莫名其妙地醒了过来。眼睛一睁开却感觉相当的不对劲，心说怎么突然就醒了，而且耳朵很疼。接下来一秒钟，我顿时醒悟过来，因为飞机的残骸外面，传来了一连串“嗡嗡”凄厉的巨响。

我一开始感到莫名其妙，心说：是什么声音？听了一会儿，才发现那凄厉的声音，竟然是警报声！副班长也被吓醒了，他爬了上来，问：怎么回事？顿时，我心里爆发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。

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警报在响了大概五分钟后，突然静止了下来，但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接着，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传来，下游黑暗处的水声也猛地响了起来。连脚下的飞机残骸，都微微抖动了起来。低头一看，四周的水流变得更加澎湃，而且，水流的水位竟然下降了。

难道是水坝！我突然意识到。刚才的警报和声音，确实是水坝开闸放水的特征，日本人竟然在地下河里修建了一座水坝！我们马上爬下飞机，快步向前跑去。

我站稳之后，就看到大坝的另一面，是一片深渊，暗河水奔腾而下，一直落下，但是奇迹般地，我竟然听不到一点水流撞到水面的声音，根本无法知道这下面有多深。而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，不仅是大坝的下面，大坝的另一边同样完全是虚无的漆黑，好比一个巨大的地底空洞。这么大的空间，

似乎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大量的溶洞体系寿命终结，突然崩塌，形成的巨型地下空洞。

就在我眼前的巨大空间所震惊时，突然“轰”的一声，几道光柱在大坝的其他部位亮了起来，有几道瞬间就熄灭了，只剩下两道，一左一右地从大坝上斜插了出去，射入了眼前的黑暗中。我们吓了一跳，大坝里有人！副班长戒备起来，轻声说：“难道这里还有日本人？”我心说怎么可能，惊喜道：“不，可能是王四川！”此时，那个探照灯的光柱在微微移动，显然是有人在不停地调整角度。我心说肯定是王四川，于是和副班长互相搀扶着，往探照灯的方向走去。

我们看到，灯光重新移动到水平，接着往下，开始往深渊的下方照去。探照灯的光柱照下去，虽然模糊，但我们却发现，深渊似乎并不深。我再仔细一看，却马上醒悟过来：探照灯照到的并不是深渊的底部，而是一团巨大的灰色浓雾，缓缓地飘升上来。我心说：这种雾气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随即我就想到了当时在落水洞看到的那具牙龈发黑的尸体，一股从头到脚的冷汗顿时冒了出来，我一下子脚都软了！这浓雾，十有八九是有剧毒的！

我拉住副班长就想往回逃。我把这个和他一说，他也吓白了脸。但我拉他走的时候，他却拉住我，说：不行！王四川还在下面，我们得去救他，不然就是见死不救，以后怎么也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

我顿时又惭愧又焦急，此时哪还有时间去找到那里的路，再次探出头去，也不见那小子醒悟的迹象，我又看到在大坝外的铁丝梯一通到下，我看了副班长一眼，副班长也看了我一眼，马上把脚探了下去，对我说：你快跑！我去通知——话还没说完，突然他脚下踩的那铁丝梯就断了，他一脚踩空，人往下一沉，一下子就摔了下去。

幸好大坝有一个非常轻微的斜度，他贴着大坝滑了没两三米，乱抓的手就扯住了一截铁丝梯，这才没直接摔死。我忙对他大叫别慌，我去拉他。当时我错估了自己的力量和姿势，等他的力量全部压到我的手臂上，我才发现我竟然撑不住，两个人同时往下滑去。

我摔下去之后，马上下巴擦到了粗糙的混凝土上，接着翻了个跟头。一闪间我看到大坝上有一个方窗，白光从那里射出来，一秒都不到我就摔了过去。上帝保佑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突然感觉一顿，肩膀一紧，落势竟然停住了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钩住了。往上一看，只见混凝土外墙上，每隔一只巴掌长短就有一条钢筋的尖端暴露出来，而我刚才搜刮来的水壶带子，就碰巧挂在了

一只钢筋钩上，硬是把我扯住了。副班长却找不到了，唯一的手电加上我准备的火把都摔没了，我上下看都是一片漆黑。幸好这里有探照灯的光照射，不然真是完了。我定了定神，开始拉着水壶的带子往上爬，就在我用手去抓那窗的时候，却突然感觉手没力气了，怎么也使不上劲。

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突然从那窗洞里伸出来一只手，将我抓住了，接着我就被拖了进去。我摔到地上，感觉极度晕眩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抬头的谁拉的我，只看到一个缩在探照灯后面的影子，只那一眼，我就发现这个人非常瘦小，绝对不是王四川。

我心说：这人是谁？难道是遗留下来的日本人？下意识地我想躲避，他对我叫唤，声音憋在防毒面具里根本听不清楚，他只好扯掉了防毒面具。我一看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：这人竟然是副班长留下来照顾陈落户和袁喜乐的那个小兵。

惊讶之后，我突然欣喜，想给他一个拥抱，无奈手上一丁点力气也没有，就问他其他两个人怎么样了？但

他却神色紧张，对我道：“快跟我来！”说着又戴上了防毒面具，把我扶起来往房间里拉。

我对他说副班长可能还在外面，不知道是摔下去了还是和我一样挂在那里，他点头，说等一下他去看看。说着我被扶到房间里，里面竟然亮着暗红色的应急灯。这里应该是机房的技术层，房间的尽头是一面完全由铁浇筑的墙壁，上面有一扇圆形的气闭铁门，他很轻松地开门打开，接着把我扶了进去。再里面是一间密封的房间，散发着铁锈的味道，亮着两盏应急灯。小兵让我在这里别出去，自己马上又折返。

我一眼就看到袁喜乐缩在房间的角落里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而陈落户坐在椅子上，看到我，神经质地站了起来。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
我问陈落户是怎么来这里的，他说他当时发现涨水之后，那小兵就来救他们。他们乘着皮筏子，一路往下，结果水涨得太快，在暗河的顶部一路过来应该不止一个岔洞，只是我们探路的时候没有发现，涨水的时候他们控制不住结果被冲到了一个岔洞里，就冲到了这里。

之后的事情，陈落户的回答就没有了逻辑，他的精神状态应该是到了这里就接近极限了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问我其他人呢，是不是上头会派人接我们回去？

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经历的事情，只是大概和他讲了一番。他听到老猫下来了，脸色变了变，突然又放松了。正说着的时候，门又打开了，小兵背着副班长冲进来，捂着鼻子大口喘气，对我们大叫道：“快关门！”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陈落户已经跳起来关上了门。从门上的玻璃孔往准备室看去，只见准备室外的气闭门没有有关，一股灰色的雾气，正缓缓地